

> 世相

爱在小院

□ 王艳

一座城,一处小院,一户人家,一对耄耋老人。

这是我熟悉的两位老人生活的地方。难以想象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,还有这么一派幽静的田园风光——循着一条小道,远远地就看见一排绿色黄瓜架搭在院墙之外,金黄色的花朵绽放着笑脸,艳丽抢眼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细长的瓜蔓扭动着身躯爬上了棚架,浓密之间躲藏着许多带刺的小黄瓜,嫩嫩的,细细的,水灵灵的。

一方小院内,规划有序,两侧长满了各种蔬菜,绿意葱翠,恬静安适。足不出户,就能感受到小院的魅力。微风轻拂着窗前的绿植,阳光房内的躺椅,写满了“既有岁月可回首,也有阳光共白头”的故事。这一刻我仿佛感受到小院的温馨和惬意,看得出主人已经把日子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拉开一扇门,只见一位老人手扶助力器在客厅中踱步,看见我来了,便热情地招呼着。我称呼他王校长,餐桌边一位慈祥的老人正在择菜,我称呼她丁老师。见过两位老人之后,我对“耄耋”二字的理解特别清晰:一头白发,步履蹒跚,岁月已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,他们的面容饱经风霜,昔日的风采最终没能抵过岁月的磨砺。而我总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,却发现他们已瞬间老去。

两位老人出生在解放前,把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。他们喜欢交谈,我喜欢倾听。一切往事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,谈吐间,老人已将历史故事一一讲述出来,讲出了父辈深沉的爱,讲出了昔日的光辉岁月,讲出了一个家庭走过的悲欢离合。在他们的交谈中,我懂得了历尽沧桑,懂得了刻骨铭心,也懂得了他们内心的骄傲与感激。老人对幸福的定义很简单,不在于物质的丰盈,而在于心灵的富裕,所以他们生活得非常知足。但对子女的教育要求较高,每一个展翅高飞的儿女以及孙辈都是他们一生的荣耀。从“上一辈养鸡人无法享受到鸡蛋美味”的哽咽故事,到“下一辈在高等学府上学”的自豪故事,洪亮的嗓门里藏着深深的感恩和满满的爱。他们感恩伟大的祖国,感恩自己的父母,爱着自己的儿女,这种爱的传承是那么纯粹,那么自然,心在哪里,爱就在哪里。

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……”看到他们,我就会想起这首歌。老人们都喜欢回忆,因为回忆里承载着青春的故事,他们牵着手相濡以沫,守望着幸福。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,尝尽了生活的苦,唯一不变的是对生活的热爱。犹如这一方小院,一半是烟火,一半是清欢。

> 美食

我爱咸烧白

□ 鲍旭明

我受亲戚所邀去四川宜宾的乡下,吃了一顿露天流水席。席间的美食——咸烧白让我始终念念不忘。

咸烧白是什么?说白了就是扣肉,是一道妥妥的硬菜,足以让爱惜身材的女同胞们退避三舍。咸烧白是四川人的叫法,它在乡间宴席中永远占据着一席之地,那碗里一片片的五花肉,蒸到软烂,入口即化。咸烧白的做法与广东、福建客家菜中的梅菜扣肉有异曲同工之妙,都当得起“肥而不腻”的赞誉。而川味的咸烧白还有一个最大的“秘密”,就是配料一定要使用宜宾当地出产的芽菜,芽菜能把五花肉的肥腻统统吸走,肉不腻了,芽菜本身也肉香十足。这道菜可是四川乡村流水席中的明星,因为可以提前将准备好的食材放在锅里,小火微蒸,需要的时候再出锅,办大型宴席的时候很受欢迎。

大院子里摆了几张圆桌,我们被安排落座,桌上的凉菜和酒水已备好,一碗碗热菜被人从一摞摞堆得高高的竹笼屉里拿下来,再端上桌。老派的乡村宴席,一般家庭会雇一个“乡厨子”来操持,这个厨子通常是当地十里八乡厨艺了得的人,他会带着自己的装备前来,置办上百人的饭菜。这次的厨师姓崔,乡人介绍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烧菜,加之“崔”和“炊”谐音,仿佛他天生就是大厨一般。

好巧不巧,我们这桌就安排在崔师傅工作的灶台边。流水席的厨房也是露天的,就是在院子里用砖头、陶土搭建出一个临时的大土灶。崔师傅主烧咸烧白,水开放入生姜片,然后放入整块的五花肉,煮到大约八成熟时捞起,趁热在肉皮上抹一层老抽再晾干。他说,这是一个技巧,不晾干的活水分

太多,油炸时会四处溅油。油炸的时候,等肉皮炸至棕红色、表面微皱起泡就捞起来,放进冷水里煮开,关火泡一会,切起来就容易多了。

切肉也是一门功夫,厚薄要正好,如果过薄,蒸制的时候肥的部分就容易蒸化了。将切好的肉片放入已经调制好的汁水中浸泡,码放在碗里,再把宜宾的碎米芽菜盖在肉片上,撒些姜粒和花椒粒就可以上锅蒸了。半个小时后,将装有咸烧白的碗倒扣于盘中。此时便能看到,芽菜在下,肉片在上。一盘亮晶晶、油汪汪、肥而不腻的咸烧白就做好了。

蒸的时候我看见崔师傅留下了两碗咸烧白,心想这恐怕是厨师给自己留的小灶。我喝着小酒,品着其他的菜,眼睛可也没少盯着这两碗咸烧白。看着蒸好了,一碗碗的咸烧白被送到了远处的桌子上,而我们的桌子就在土灶旁边,却没有第一时间享受到咸烧白。

崔师傅看穿了我的心思,他笑笑,告诉我,我们这两桌是远道而来的客人,应主家的要求,给我们吃的咸烧白是“高配版”,这是他们的待客之道。咸烧白也有“高配版”?摸着微醺的脸颊,我一时不明所以。很快,谜底揭开了。刚才厨师单独留下的那两碗咸烧白,肉片周围用芽菜堆满,围成了一堵墙的造型,每段红泡椒里都塞了一颗豆豉,分别用一片肉包住,竖着摆放在碗的中心,表面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个有着黑色瞳仁的红色眼睛。崔师傅说,这是他最拿手的龙眼咸烧白。

我感念主家的心意,也感叹崔师傅的手艺。难忘那次吃的流水席,我爱咸烧白,也爱那些淳朴的乡邻。



《昆明朱德旧居》唐晓华 作

> 旧事

想起在部队的日子

□ 原野

那年夏天,我随部队从云南边境返回四川的驻地后,母亲思儿心切,急忙从湖南老家赶来部队看我。对于母亲的到来,连队干部也很高兴,听说母亲是第一次出远门,准假让我陪她到附近的峨眉山游玩。

一路上,我和母亲有说有笑,心情特别好。母亲说,我当兵离开家乡有两年多了,很想我。知道我到前线后,她特别担心,晚上经常做梦,日夜牵挂着我。直到有一天,家乡的政府收到我在前线立功的喜报后,县里的领导带着电视台的记者到我家慰问,母亲得知我平安,才完全放下心来。说到这里,母亲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。也就是在那一天,我突然觉得母亲老了,现在想来,其实那年母亲也才四十七岁。

我跟母亲说,其实根本不用担心我,我在部队一切都挺好。当兵第二年,我就考上了军校,若不是到前线,我上军校都快一年了。部队领导说了,今年我不再参加考试,可以直接上军校。就这样,我和母亲边走边说。在从山上往山下走的途中,母亲扯着我的衣角悄悄说:“有一个姑娘一直跟在我们身后,已经有好长一段路程了。”母亲还强调,这个姑娘长得还不错,好像是喜欢上我了。经母亲这么一说,我也留意起来,回头仔细看了下,这个姑娘年龄跟我差不多大,瘦高瘦高的,穿着得体,挺精神的。与她同行的还有一个年长的男人,脚有点跛,每当途经坡坎时,她都会去扶,我猜想可能是她父亲吧。我也感到有点奇怪,每当我与母亲休息的时候,她也停下来,并不时注视着我;每当我与母亲起身行走时,她就催促年长的男人赶快起身跟着,与我和母亲一前一后同行,却又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
那年,我还不满二十一岁,以为是姑娘喜欢自己,心中暗自窃喜。母亲也是有意放慢脚步,择机与她闲聊起来,从闲聊中得知,原来这位姑娘在四川的一个工厂上班,与她同行的是她师傅。她师傅受了工伤,这次是专程陪师傅出来散心的。她之所以在遇到我们后就一直不紧不慢地跟着,是因为路上人太少,有时候走很长一段山路,才会遇到人。她看见我穿着军装,觉得在这茫茫大山中,跟在我身后才有安全感。知道原因后,我心中没有了早先的那份窃喜,但是却又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感到自豪。

一晃眼,几十年就过去了。时至今日,每当想起在部队的那些事,总会让我的心暖暖的。自己能有今天的成长和进步,离不开部队的培养和教育。我的生命中有了军队的印记,回忆也才有了更加动人的旋律。